

良辰美景

赵耀民 著

SHANGHAI DRAMATIC ARTS CENTRE
CLASSIC SCRIPTS

上海话剧艺术中心经典剧作集4



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

两幕悲喜剧

良辰美景

赵耀民 著

（本剧纯属虚构）

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

• 北京 •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良辰美景/赵耀民著. —北京: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, 2015. 5
ISBN 978-7-300-21099-5

I. ①良… II. ①赵… III. ①话剧剧本-中国-当代 IV. ①I23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073630 号

良辰美景

赵耀民 著

Liangchen Meijing

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

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

电 话 010-62511242 (总编室) 010-62511770 (质管部)

010-82501766 (邮购部) 010-62514148 (门市部)

010-62515195 (发行公司) 010-62515275 (盗版举报)

网 址 <http://www.crup.com.cn>

<http://www.ttrnet.com>(人大教研网)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易丰印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
规 格 140 mm×208 mm 32 开本 版 次 2015 年 5 月第 1 版

印 张 2 印 次 201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字 数 38 000 定 价 25.00 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

作者介绍

赵耀民：国家一级编剧，剧作家，上海戏剧学院教授。现旅居加拿大。

创作作品：《天才与疯子》、《原罪》、《午夜心情》、《闹钟》、《歌星与猩猩》、《良辰美景》、《长恨歌》（改编）、《金大班的最后一夜》（改编）。曾多次获曹禺戏剧奖、田汉戏剧奖，以及第3届中国话剧金狮奖、第18届开罗国际实验戏剧节荣誉奖。

时 间：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以来的二十余年。

地 点：中国某城。

人 物：吴一蕉：男，出场时 78 岁；昆曲演员。

锦 绣：女，出场时 25 岁；吴一蕉的弟子。

吴济有：男，出场时 48 岁；吴一蕉的长子。

美 云：女，出场时 38 岁；吴济有的妻子。

吴济余：男，出场时 30 岁；吴一蕉的次子。

吴 元：男，出场时 10 岁；锦绣的儿子。

金 力：男，出场时 12 岁；吴一蕉的小儿子。

叙述者：男，即成年的金力，出场时 32 岁。

另有排戏的人、开会的人、演戏的人、小老板、
夜总会主持人、客人等。

场景提示：剧情主要发生在吴家的一幢花园小楼里。

这是一出回忆的戏剧，因而是非现实的。在回忆中，很多东西被忽略和遗忘，某些东西被凸现和强调。例如，一个带着百叶窗的宽大窗台，一把明代式样的太师椅，一盏西洋古典风格的立灯，或一架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留声机……它们分别代表着客厅、书房、卧室等，诸如此类。花园是虚拟的，却似乎无处不在，构成整个演出的背景或氛围。时而是“姹紫嫣红开遍”，时而是“东风无力百花残”，时而是“知否？知否？应是绿肥红瘦”，时而是“天凉好个秋”……

剧中字幕的设计应能融入景中，比如在一把能徐徐打开的“折扇”上映现字幕。



第一幕

【舞台前侧，靠台口的地方有一扇宽大的木制百叶窗，微启着。午后的阳光从百叶窗中穿过，照着客厅的一角。有一张单人沙发和角几，角几上放着电话、茶杯和烟缸，角几边上，有落地灯、柜式的古董钟和一台罩着白布的老式留声机。光启时，叙述者正站在钟前，对着手表在拨钟。钟敲了三下。叙述者走到沙发前，这才让人发现他的一条腿微微有些瘸。他坐下，点起一支烟。在演出的大部分时间里，他一直在那儿。

叙述者：这是我的回忆。在回忆中，事情不再是原来的样子了。它变成了我记忆中的那个样子，或者说，我失去记忆的那个样子。总之，它变成了一个故事。我想说的是，这纯粹是个虚构的故事。（换了个姿势，想让自己舒服些）我十二岁那年，母亲死了。在此之前，我和她相依为命，生活在北方的一个小城市

里。母亲原先是唱昆曲的，小城没有昆曲剧团，她就改唱了京剧。小城也没有什么京剧观众，她就什么也不唱了。在我的记忆里，我没有父亲，也没有其他亲人。我和别的孩子不同，不仅是因为没有父亲，还因为……我是个瘸子。母亲说，这样也好，可以不用学戏了。母亲以前是在省城学的戏，却没把我生在省城。我们住在剧团的破房子里，那里，人们只是拥挤，并不亲密。母亲对所有的人都客客气气，小心翼翼地保持着距离。可她一死，几乎所有的人都跑来关心我，嘘寒问暖。这让我很不安，觉得似乎背叛了母亲。我不知道今后的日子会怎么样。我不想上学，不想见人，不想走出家门，终日沉湎于母亲留下的那些旧唱片和老照片之中，直到有一天，锦绣出现在我的面前……

【演区渐亮。金力躺在床上，周围是一本本翻开的相册。他像是看累了，脸贴在照片上昏昏欲睡。

【锦绣上。

锦绣：请问，这儿是金老师的家吗？

【金力受惊似地坐起，呆呆地望着锦绣。

锦绣：对不起，门是开着的。你就是金力吧？

【金力仍痴痴地望着锦绣。

叙述者：一时间，我惊呆了。恍惚中像是又看见母亲。她真像我母亲，年轻时的母亲。

锦绣：（走到床边，看着相册）这是金老师的照片吗？你妈妈真美。

【金力又递给锦绣一本相册。

锦 绣：这些都是她的剧照吧……你看过她的演出吗？
金 力：（摇了摇头，过一会儿）她不让我看。
锦 绣：为什么？（有些惆怅）我也没见过。听好多人说，她演的杜丽娘是最好的，有些地方比她老师还好。对了，她老师就是你爸爸。
金 力：（惊讶）我爸爸？
锦 绣：是啊，你妈妈从来没对你说起过？
金 力：我没有爸爸。
锦 绣：傻孩子，每个人都有爸爸。你爸爸是位了不起的艺术家。他叫吴一蕉。你其实姓吴。
金 力：不，我不姓吴。
锦 绣：听我说，金力，你不但有爸爸，还有两个哥哥，他们都住在省城。
金 力：省城……
锦 绣：对，你也生在省城，两岁时才跟你妈妈来这儿的。现在你妈妈去世了，你爸爸让我来接你回去。
金 力：你是我什么人？
锦 绣：（笑）我也是你爸爸的学生。我叫锦绣。你就喊我姐姐吧。（拉金力的手）咱们回家吧。
叙 述 者：她的手温暖、柔软，使我又一次想起了母亲。我突然有一种感觉，她是母亲冥冥之中派来照料我的天使，是我在这世界上唯一的亲人。

【金力下床，顺从地让锦绣给他穿戴整齐……光渐暗。

【一个高亢的女声在唱：“大快人心事，揪出‘四人帮’……”演区渐亮。

【后台化妆室。吴一蕉穿着水衣子，背朝观众在化妆。边上是打开的戏服箱和衣架。他的手在抖，笔掉在了地上……吴济有和美云上。

美 云：（捡起笔）爹，我来帮你化。

吴 一 蕉：场子里怎么样？

吴 济 有：场子里热闹着呐，都坐满啦。头头脑脑也都来了，门口还有不少等退票的呢。爹，他们可都是冲着您压轴的杜丽娘来的。（从戏服箱中挑出行头，一件件挂到架子上）

美 云：隔了十几年，您这是头回登台，就跟当年抗战胜利梅老板复出那样，能不轰动吗？

吴 济 有：报上说，文艺的春天到了！还说您的复出，标志着古老的昆曲艺术将进入一个新时代。

吴 一 蕉：唉，这些话我都听怕了，我怕担待不起啊。新时代……其实，戏还是那些戏，还可以再传四百年，可人老了……

美 云：哪儿的话呀！您跟世纪同龄，不过七十八。凭您的功力和现在的身体，我看，可以唱到二零零零年！

吴 一 蕉：（笑）美云，你这是在哄我呢。

美 云：我说的是实话。瞧，您的扮相还这么俊。

吴 一 蕉：（欣慰地）那我就争取吧。济有，把头面给我。

【吴济有把头面递给吴一蕉。

吴 一 蕉：（戴上，照着镜子）唉，到底不如以前了。

美 云：（打开保温杯，递到吴一蕉面前）爹，这是美云替您熬的参汤，润润嗓。

【吴一蕉接过杯子。

美 云：都怨济有没出息，没能把您的戏学下来。

吴 济 有：能怨我吗？想当初在戏校，我也是班上的尖子。可五七年那帽子一戴，虽说看在爹的面子上没把我发配了，可也一直灰溜溜的不受重用，又在乡下喂了这么些年的猪……

美 云：那别人怎么就冒尖了呢？自己平庸，还老赖客观。

吴 济 有：好，我平庸，我认了——那你呢？

美 云：我是为了这个家，为了成全你，才作出牺牲的。

吴 一 蕉：好了，你们让我静一静。

【沉默。吴一蕉慢慢站起身来，仍然背朝观众。吴
济有和美云替他一件件穿上戏服。

【锦绣牵着金力的手上。

锦 绣：老师，金力来了。

【吴一蕉穿戴已毕，转过身来。他雍容华贵，美艳
照人，俨然是一位二八妙龄的大家闺秀。

锦 绣：（对金力，柔声地）喊爸爸呀。

【金力抬头，不由得看呆了。

吴 一 蕉：（慈爱地望着金力）力儿，来，走几步让爹瞧瞧。

【金力走了几步。

吴 一 蕉：这孩子……可惜了。

美 云：（对锦绣）不该带他到这儿来，影响爹的情绪！

吴 一 蕉：我让锦绣带力儿来的。（对金力）这是你大哥、
大嫂。

美 云：（亲热地）小弟，待会儿我陪你坐底下看爹演戏。

吴 一 蕉：济余呢？

美 云：老二有些日子没回家了，连个电话也没有。

吴 济 有：他知道爹今天演出，会来的。

吴 一 蕉：（叹了一口气）他不会来了。（停顿）我有三个儿子，
却没一个能传的……锦绣，我就指望着你了。

【锦绣用力地点点头。美云重重地盖上戏服箱，大
家一愣。笛声悠然而起……

吴 一 蕉：该我出场了，走吧。

【大家随吴一蕉下。光渐暗。

【假山后传出昆曲的念白：“姐姐，你既淹通书史，可作诗以赏此柳枝乎？”

吴 济 余：（从假山后走出）不是柳梦梅。你失望了吧？

锦 绣：（有点害羞）讨厌，不理你了。

吴 济 余：你脸红了。

锦 绣：不理你了。

吴 济 余：有时候还真羡慕古人。只消做个春梦，就能刻骨铭心、淋漓尽致地爱一场，生死都不在话下。

锦 绣：（找到机会反击）那你还不快做个春梦？（乐）

吴 济 余：说真的，你能分清生活和艺术的界限吗？

锦 绣：什么意思？

吴 济 余：像你这样从小就泡在戏里的女孩，有时候很难分清戏里和戏外的世界。你是不是曾经幻想过自己就是杜丽娘，而我……就是柳梦梅？

锦 绣：（低下头去）你才不是柳梦梅呢。你不是发誓再也不演戏了吗？

吴 济 余：（迷恋地望着锦绣）演是不演了，但我可以陪你练练。

锦 绣：（高兴地）真的？

吴 济 余：（起柳梦梅一角，念）小姐，咱一片闲情，爱煞你哩！（猛地吻了一下锦绣）

锦 绣：哎呀，干什么你！不练就算了！

吴 济 余：好好，（重新开始，念）小姐，和你那答儿讲话去。

锦 绣：（低问）那边去？

吴 济 余：（唱）转过这芍药栏前，紧靠着湖山石边。（抱锦绣）

**【锦绣推开吴济余。吴济余强抱住锦绣，强吻……
锦绣推开他。**

吴 济 余：（突然显得很严肃，声音发颤）锦绣，你知道我为什么还能忍受这个家吗？就是因为你。你使我下不了决心离开……

锦 绣：你还是会离开的……你会出国。

吴 济 余：那是为了有一天把你也带走。锦绣！（再一次紧搂住锦绣）

锦 绣：不……

【吴济余用一个长吻堵住了锦绣的嘴。锦绣闭上眼睛，瘫软在他的怀中。

【锦绣推开吴济余，跑到纱幕后，吴济余也从另一侧跑到纱幕后，脱掉锦绣的衣服，两人躺在地上。

【笛声起，刹那间落英缤纷……光渐暗。

叙 述 者：大嫂那次说不该带我去，她是对的。和父亲第一次见面，见到的是一个美丽的幻象，以至于过了很久，我还不能把它和一位老人联系在一起。我被安顿在二哥的房里，他常常来无影去无踪……

【演区亮：金力在楼上的卧室。金力依偎着锦绣，两人在看旧相册。

锦 绣：这是你爸爸妈妈同台演出的剧照。这是他们在莫斯科……

金 力：我妈妈为什么要带我离开这儿？

锦 绣：她是为了你，为你的前途。那时，你爸爸妈妈挨批斗、被抄家，还戴高帽子游街……为了演戏，你爸爸妈妈吃了很多苦。

【吴济余上。

吴 济 余：锦绣！

锦 绣：（惊喜地）你回来了……

吴 济 余：（发现金力）他是谁？

锦 绣：你弟弟呀。

吴 济 余：我弟弟？（走到金力跟前，双手插在裤袋里，上下打量他）老头子的种不管撒到多远，最终都得回来！

锦 绣：（对金力）他是你二哥。

金 力：（怯怯地）二哥。

吴 济 余：叫我济余吧，咱俩长得不像。（从裤袋里掏出香烟，点上一支，把烟盒伸向金力）你想要吗？

金 力：（惶惑地摇摇头）不。

吴 济 余：（又把手插回裤袋）没关系，将来你会想要的。

锦 绣：有你这样当哥的吗？

吴 济 余：我只是他半个哥。对吗？（朝金力做个鬼脸）

【金力被逗笑了。

吴 济 余：老头子要这个家一切都恢复老样子，连窗帘、沙发套都要用原来的颜色。可是，会是老样子吗？

锦 绣：你爸爸演出那天，你怎么没来？他很伤心。

吴 济 余：我对他有这么重要？有你在不就行了。知道吗，他要在你身上找一个人。

锦 绣：找谁？

吴 济 余：（指着金力）他妈妈。

锦 绣：你胡说些什么呀。

【停顿。楼下传来笛子声。

吴 济 余：我说的没错。总之，他想一切恢复老样子。

锦 绣：不听你胡说了，老师在等我练唱呢。（欲下）

吴 济 余：等等，看我带来了什么？（拿出一只袖珍收录机）

锦绣：（高兴地）太好了！哪儿来的？

吴济余：朋友从香港带来的。

【锦绣拿着收录机，爱不释手。吴济余按键，响起邓丽君唱的《在水一方》。

吴济余：（拍拍金力的脸蛋）好听吗？

金力：好听！

锦绣：（不屑地）又是邓丽君。这种唱法很低级。

吴济余：你可别小看邓丽君。我认为，今后影响中国人的，一个是邓小平，一个就是邓丽君。

锦绣：（关掉收录机）又在胡说了。

吴济余：邓小平马上将成为中国的头号人物。而邓丽君呢，大街小巷都在唱。

锦绣：我对政治不感兴趣。

吴济余：这就不好了。老头子也声称对政治不感兴趣，可他这辈子就没离开过政治。中国人离不开政治。政治，就跟亲妈似的。

锦绣：我亲妈早死了。

吴济余：我也是。

金力：我也是。

吴济余：（大笑，突然止住）亲妈会死，政治死不了。

锦绣：你怎么满脑子都是些怪想法？（扬了扬手中的收录机，明知故问地）是送给我的吗？

吴济余：当然。别只知道昆曲。

锦绣：（调皮地）谢啦！（下）

吴济余：（目送锦绣，回头对金力）你觉得她怎么样？

金力：谁？

吴济余：（停顿，嘀咕地）还能是谁？

【楼下传来拍曲声。

吴 济 余：（倒在床上）咱们家又成戏班子了。

【光渐暗。

【《牡丹亭·惊梦》中“山坡羊”的曲调。花园里，
吴济有吹笛，吴一蕉在给锦绣教戏……光渐暗。

【演区亮：餐厅。吴一蕉、吴济有夫妇和金力在
吃饭。

吴 济 有：（突然一搁筷子，大声地）奇怪！

【大家一怔，都看着吴济有。

美 云：吓人一跳。怎么啦？

吴 济 有：为了摘掉我那顶帽子，这半年多我到处上访，从街道办事处，到区政府，再到市政府，然后又到省政府；再从省政府，到市政府，到区政府，到街道办事处。材料写了一大摞，脚底跑出了鸡眼，你们猜，结果怎么着？

美 云：怎么着？

【吴济有捂着嘴吃吃地笑了起来。

美 云：你笑什么？你倒是快说呀！

【吴济有笑得更厉害，肩膀剧烈地颤动。

美 云：哎，你有病啊？

吴 一 蕉：（不安地）济有……

吴 济 有：（终于抬起头，却是哭的表情）结果是：他们说，当初根本就没给我戴过帽！

美 云：没给你戴过帽？

吴 济 有：档案里根本就没有“右派登记表”！他们说，总不能现在补发你一顶帽子，再给你摘帽平反吧？（又笑）

吴一蕉：没戴过帽就好。

吴济有：（冤屈地）可这几十年，我明明一直在享受“右派待遇”啊！

美云：爹，这事您得出面跟省里说说。

吴一蕉：（为难地）除了唱戏，家里的私事我从来没求过领导……

美云：这怎么是私事呢？

吴一蕉：可我求不来人呐……

吴济有：别难为爹了，我自己再去跑！

【锦绣上。

锦绣：老师，刚才来通知，说您被选上政协委员了。

吴一蕉：是吗？（精神一振）济有啊，我看，你别再到处去找帽子了。算什么旧账！荒废的时间已经够多了，咱要向前看。当务之急，是要振兴昆曲。多演几台戏才是最要紧的。戏剧节、研究会、给锦绣选戏、排戏……事情这么多，我还想让你帮我分担些呢。有事做，你就不用整天想那些陈芝麻烂谷子了。

吴济有：好。

美云：好个屁！不清不白地跟了你几十年，还要不清不白一辈子？哼，我看哪，咱们这些人就是贱：挨整的时候，死活也不敢吭一声；现在被人哄了一下，抬了一下，又来劲了。

吴一蕉：你这是在说我吧。

美云：我哪儿敢啊，爹。您老是梨园班头、花中魁首，就跟那关汉卿似的，自然高瞻远瞩，胸襟宽阔，什么都可以不与那些小人计较。可济有算个什么？他不计较也没人领他的情、扬他的名啊！